常穿越树林，打碎在人生的戏场。
乡愁恰似倾倒人间的月光，
时代的风霜，蚕食着故人的泪水，

旧故里草木深

张学璞——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旧故里草木深

张学璞——著

常州大学山书馆
藏书章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故里草木深 / 张学璞著. -- 北京 :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145-1293-9

Ⅰ. ①旧… Ⅱ. ①张… Ⅲ.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1931号

旧故里草木深

张学璞 著

责任编辑：张洪雪　王阿林

责任印刷：岳　珍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院科贸楼

邮编：100036

电话：010-85869872（发行部）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联合互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8.5

字数：190 千字

版次：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白首重来一梦中，
青山不改旧时容

我记得第一次直接与张学璞对话，是2016年初秋。

那天我穿着长裙子，刚刚把车停好，便开始了与学璞关于故事创作的对话。之前我们都为微信公众号“美读”提供过非虚构故事类的文章，彼此是知道的，也读过对方的文章。只是那一天，属于我们的时机，在那个时刻，到来了。

令我有些意外的是，在交谈中，学璞非常坦诚真实，关于自己的写作，关于写作的方向和写作的方法，毫无保留，全部分享于我。在他的推荐下，我关注了一些推送非虚构故事的公众号，这些公众号推送的内容在后来我的写作中，确实起到了借鉴作用。

初秋的午后，阳光多少还是有些炽热的，但风毕竟很干爽，长裙子就那样漫不经心地、一下一下地轻轻拍打在我的小腿上。这就是我初与学璞接触的全部记忆。

后来我们偶尔联系，但这些联系都有一个节点。

比如他告诉我，他可能要出一本人物故事的书。

比如2017年4月30日，飞机刚刚落地，我打开手机，就看到学璞发来的信息，他告诉我，他的文稿完成了，刚刚交出去，他说很开心，要去看电影庆祝一下，他说：“祝福我吧！”

比如在那一个月之后，学璞告诉我，他的书稿，顺利通过初审，接下来就准备签约出版。

每一次，我都能从他的语言中感受到他热烈而又喜悦的情绪，我同样被深深感染着，而比这更重要的是，我很感谢他愿意把人生中这样勤奋而又美好的事，与我分享。因此，他提出想让我为他的这本书写序时，尽管我不知自己何德何能，但依然开心应承下来，毕竟，能够一路见证他第一本书的诞生，是我难得的荣幸。

当我在深夜阅读他笔下的那些故事时，我被一种奇妙的感觉笼罩着。那感觉，像是看着学璞，穿着干净的衬衫，站在张家庄的土路上，我跟着学璞，看着三狼的一生，走过他的结局，又见证了小龙的过往，转回头，又见到脸上挂着迷人笑容的田翠翠……就这样，我们缓慢而又沉默地看着身边的人，在四季轮转中，在月升日落中，在尘土飞扬中，从欢欣到惆怅，从满足到失落。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是的，学璞以笔代话，那些叙述故事的语言，利落真诚，就像我们初识的那个秋日的午后。究竟什么是好的写作者？我始终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并不会试图在故事中加入所谓的“意义”，不会刻意彰显正得不能再正的三观，而只是陈述，按着自己的心，客观而又诚实地陈述。于是你会发现，原来一个故事，在不同的读者心里，真的是有不同的解读角度，有着不同的感受。

当我跟在学璞身后，经历过那么多人的故事后，默然抬起头，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家庄土路上方的风沙，依然在漫无目的地飘扬，恍惚间，我却真切地看到微微低下头的学璞眼角的泪。

若你问我，我从这本书里得到的感受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悲悯，是学璞对每一个平凡渺小的生命的悲悯。

芸芸众生，劳顿奔波；时不我待，命运变幻。我们都如上帝扬在空中的一把沙，有些或许会成为天上明亮的星星，但更多的，终归化为后来人脚下的泥土，默默来，艰难活，再默默归去。

这份悲悯，大概就是学璞这本书所呈现出来的最大诚意。

写故事，是异常累人的。每完成一个故事，都像在主人公的故事里活过了一生。构思时的欣喜，创作时的专注，都敌不过写完一个故事之后心里深深的无力感。

我曾经在写完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后，在深夜的街头痛哭流涕；或者在道路上不停行走，以冲淡心中涌起的巨大落寞与空虚。那感觉，就像是一眼望到宇宙的尽头，万事万物，兴起熄灭，仿佛也不过只在瞬息之间。

作为非虚构故事的写作者，我相信学璞与我一样，不敢称自己为作家，也不敢称自己的文章为作品，因为我们对写作是敬畏的，对我们笔下每一个真实的生命，是敬畏的。我们能够做的，只是表达，写尽一个人的故事后，又充满勇气地，进入下一个故事的表达。

毫无疑问，学璞是努力的，因为写作这条路，真的不容易。

在他这本书的很多故事里，都有他母亲的影子，那个善良而善感的母亲，眼中心里有很多故事、会给儿子娓娓道来的母亲。

很多故事里，都留下了学璞母亲的泪。

因此我感谢学璞的母亲，就像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时，感谢我自己

的母亲一样。她们是我们写作路上不停搬砖添泥的人，在长久的写作过程中，一点点，一点点充实着我们的精神和我们写下的故事，并且给予了我们无言却最有力的支持与陪伴。

写非虚构类型的故事，也许不是一件讨好的事，更不是迎合当下写作市场的事，但它带给写作者最大的益处，是会让我们懂得：越卑微的生命，越值得尊重。

就像墙角的蜘蛛，它究竟是如何把蛛丝从一棵树的树枝，抛到另一棵树的树枝上，然后来来回回，昼夜不停地绕着圈？就像蜉蝣朝生暮死，它究竟享受过怎样不为人知的欢愉，和生命终结时的迷茫？

丰子恺曾经为他早产死去的儿子写过一篇文章，叫《阿难》。在这篇文章中，丰子恺说，阿难在他手心一跳，就过完了一生。而我们为人这一生，在浩瀚宇宙中，跟阿难这一跳，又有什么区别呢？

是的，没有区别。感谢学璞记住了太多人在这阔大宇宙中的一跳，这是关于最平凡的生命，最长久而又最悲悯的纪念。

同时，感谢学璞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写作，感谢他的努力，感谢他愿意为这些平凡人记录独属于他们的故事，感谢他能够让我——一个读者，在窥尽别人的一生后，能够鼓起勇气过好自己的生活。

“白首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恭喜学璞。加油学璞。

斯为序。

苏小旗

于2017年江南初入梅雨时

目录

第一章 时光是一场旧梦

十年踪迹十年心 03

苦酒 25

四叔的命 31

不愿回家的男人 42

张大荒的名言 53

第二章 藏在流年剪影里

逃离张家庄 73

鳏夫三狼 89

过山车 99

失败者 106

第三章 山高水长烟火人间

来自远方的幸福 117

命运的舞蹈 134

一叶浮萍 145

飞翔的小鸟 153

□ 第四章 云淡风轻别时景

命运的转变 171

第七所房子 178

田翠翠的爱情 195

难过的日子 207

□ 第五章 生一炉缘分的火

孤独的养马人 217

悬案 232

张大棒槌 248

第一章 时光是一场旧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十年踪迹十年心

若不是大哥这个败家子，在张家庄，我家是当之无愧的首富。

从2007年开始，大哥欠了一屁股债，父亲恨铁不成钢，牙齿咬得咯吱响，多次扬言要与大哥断绝父子关系，可每次见大哥从外面回来时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之前说过的狠话立刻抛之脑后，屁颠屁颠地跑去为他还债。我粗略计算过，将近十年时间里，父亲为大哥还债至少六十万元。

六十万元对于有钱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在我们那个闭塞落后的小山村里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父亲教了大半辈子书，工资少得可怜，这些钱是他和母亲省吃俭用，外加去工地卖苦力，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原本指望它养老，享受儿孙绕膝之福，结果非但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还被迫在六十多岁时，跟村里年轻人一起到山西修公路，累死累活一天才赚一百七十元。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第三年，我曾到工地看望过父亲。我赶到工地已是晚饭时间，看到村里几个年轻人在一起买了菜和啤酒，一边欢快地聊天，一边大口大口地吞咽，父亲则在一旁的角落里，靠着墙，啃一个冷馒头。

看到这一幕，我的眼泪扑簌簌就掉下来。大家看到我，兴高采烈地跟我聊天，他们说："你爸特别节俭，每天吃饭都很少，叫他一起他都不愿意。"

听到乡亲们说话，父亲才缓过神来。他看到我，慌忙把手里的馒头往裤兜里塞，由于裤兜小，加上父亲有些慌乱，塞了几次，仍有一部分馒头露在外面。父亲拍拍手，站起身来，冲我尴尬地笑，他说："你个孬孩子，不好好工作，跑这儿干啥来了？"

我拉起父亲的手，被他手上的老茧硌得生疼，我说："不干了，咱回家。"

父亲挣脱了我的手，嘿嘿笑着："我干得好好的，不回家。"我的眼泪流得更凶了，我说："我带您吃点好的，一会儿再说这个事情。"

说完也不等父亲答应，拉着父亲就向工地外面走去。

工地很偏远，但在工地大门左边，有一家专门为工友们开的东北小饭馆。

饭馆里人不多，我和父亲选一个角落位置坐下。我点了几个父亲平时爱吃的菜，父亲慌忙说："够了够了，点多了。"

我没理父亲，继续对服务员说："再来一瓶最好的白酒，我要陪我爸喝点。"

菜上得很快，父亲用筷子夹起一块肥肉放进嘴里咀嚼几下就咽下去了，他说："这肉真香。"看着父亲的神情，我一下变得非常难过。

这时我问："大哥给您打过电话吗？"

父亲原本就有些昏黄的眼神变得更加黯淡，他说："我也不知道

他现在在哪里。”

说完，父亲喝了一口酒，喝完还很回味地咂吧了一下嘴。忽然，父亲像是想起什么开心事，眼神又渐渐明亮起来。他掰着手指给我算：“一天赚一百七，一个月赚五千一，一年就能赚六万多……”

我打断父亲的话：“您就当大哥死了……”

我的话还没说完，父亲“腾”一下子站起来，咆哮着对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饭馆里正在吃饭的食客都放下筷子，扭头向我和父亲这边看过来，服务员听到响声从后厨跑出来，原本喧闹的吃饭声和说话声像是被按了暂停键，饭店里一下子鸦雀无声。

父亲就那样愣愣地站着，随即身子一点点蹲下去，把头埋在膝盖中间，肩膀开始耸动。我蹲下身，在父亲的背上轻轻地拍着。起初父亲用力忍着，但最终还是没忍住，在我轻轻地拍打下，他像是得到某种信号，憋在心中多年的委屈一下打开了闸门，终于发出山洪般的哭声。

张家庄不大，全村老少加在一起不足五百人。张家庄，顾名思义，村里住户大都是张姓人家。我家在村里是大家族，父亲排行老小，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大哥出生在1983年的冬天，属猪，在家族男丁中排行老十。大哥出生那天，村民们纷纷给父亲道喜，大家兴奋地聊着，这个时辰出生的孩子，将来肯定命好。

年幼时的大哥的确命好，自打出生起就成了爷爷的宝贝。大哥上面有两个姐姐，爷爷思想陈旧，重男轻女，在大哥出生前，爷爷很少来我家，大哥一出生，爷爷一天来好几趟，比谁都勤快。

爷爷把大哥抱在怀里，越看越喜欢。父亲是家中的老幺，老幺

一般受宠，大哥又是父亲的长子，爷爷爱屋及乌，把大哥奉若至宝。爷爷拿花白的胡子扎大哥的脸蛋，大哥也不哭，就在爷爷怀里哈哈大笑，爷爷乐得合不拢嘴。爷爷说："这孩子，一定长得壮实，干脆，小名叫大熊吧。"

父亲不愿意，但也不敢违抗爷爷，就这样，大熊的乳名就叫开了。

大哥八岁时就已长得虎背熊腰，跟他的名字一样，个头要比村里同龄孩子高出一大截儿。家里好吃的、好玩的都是大哥的，我和两个姐姐只能眼巴巴地瞅着。

不过我很乐意当大哥的跟屁虫，不仅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好吃的、好玩的，还因为他确实有大哥的样子，谁要是欺负我，他一定会为我出头。

大哥大我三岁。我五岁那年，爷爷患了癌症。病床上的爷爷紧紧拉着大哥的手，要他听父亲的话，照顾好我这个弟弟。大哥泣不成声，在爷爷面前用力点头。爷爷弥留之际，慈祥地望着大哥，目光里恋恋不舍。爷爷对父亲说："大熊是我最疼爱的孙子，你要抚养他成才。"

爷爷走的那天，大哥哭得晕了过去，家里人慌忙掐他人中，直到把人中掐得又紫又肿，大哥才苏醒过来。父亲抱着大哥哭，边哭边说："小小年纪就对自己这么狠，长大了还怎么得了？"

大哥读初一时，我读小学四年级。一天早上，母亲在我书包里塞了红薯面窝窝头。到学校，我满心欢喜掏出窝窝头正要吃的时候，却被同学一下子打掉在地上。那时，我胆子小，也不敢和同学起正面冲突，就伸手去捡地上的窝窝头，谁想，同学快我一步，一脚把窝窝头跺得稀巴烂。我委屈地号啕大哭，和同学扭打在一起。

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大哥耳朵里，大哥从乡中放学回来，揪着我同学的耳朵一顿胖揍。事情说来也巧，就在大哥狠狠地打我同学耳光的时候，被同学的哥哥看到了。同学的哥哥在乡中读初二，二人

见面分外眼红，号叫着就扑在了一起。

同学的哥哥吃了亏，扬言要收拾大哥。大哥自然不孬，也约了同学。他们在村口的小麦地里拉开了架势。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打群架的场景。双方不由分说扭打在一起，场面一片混乱，小麦被弄得一地狼藉，直到麦田的主人赶来，双方才罢手，纷纷往家里逃窜。

大哥没有立刻回家，他到村口小商店买了零食给我。我看到大哥脸上、胳膊上破了好几处，有鲜血殷殷地渗出来。我吓得直哭。

大哥瞪我一眼："别哭了，看你那点出息。"

被大哥一吓，我硬生生把哭声憋了回去。大哥说："没事，都是小伤，回家别跟爸妈说。"

我点点头。大哥在河边把伤口清洗了一下，便领我回了家。

刚到家门口，我就听到麦田主人和父亲对话的声音。我和大哥躲在大门外，待麦田主人走了才蹑手蹑脚地回到院子里。

父亲正在院子里等我们，他的脸色不好看，铁青铁青的。

父亲问大哥："到底怎么回事？"

大哥不说话，低着头。

父亲把一根树枝拿在手里，扬手抽在大哥脖子上。我吓了一跳，大哥身子缩了缩，一声没吭。

父亲见大哥这样，气不打一处来，连续抽了好几下。树枝刮破了大哥的脖子，鲜血顺着脖子滴下来，一颗一颗砸在地上。

大哥滴在地上的鲜血，让冲动的父亲冷静下来，他看了一眼旁边傻站着的我说："去，给你大哥上点药，包一下。"

在给大哥上药的过程中，大哥始终一言不发，既没喊疼，也不抱怨。

大哥读初三那年，死活不愿再去学校了。

父亲起初是劝，后来拳脚相加，但不管父亲怎样，大哥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大哥在杂志封底看到湖南娄底一家武术学校的招生简章，魂儿就被勾了去。大哥说："我要去练武术。"

大哥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父亲头也没抬，他说："你再说一遍！"

大哥把自己的想法又说了一遍，父亲脾气暴，抓起碗就扔在了地上。碗没有碎，在地上打起了转儿，碗里的米饭洒了一地。

"不行。"父亲说得斩钉截铁。

"我就去。"大哥也寸步不让。

第二天，大哥果真没去学校。父亲气得直跺脚，软硬兼施，却毫无办法。说来也巧，中午时分，村里来了一个叫花子。

母亲心善，凡是叫花子敲门，都会让进院子里，并拿一些吃的出来。与其他叫花子拿到吃的便千恩万谢后离开不同，这位叫花子拿了吃的并没有立刻要走的意思。他在院子里转了几圈，看看我家房子，又看看门前的山，对我父亲说："房前有堆土，不出文就出武。"

父亲见叫花子说得怪异，便上前问个究竟。叫花子解释说："我看你家房前有一座山，山上都是黄土地，你家孩子当中，应该出一个练武的，一个学文的。"

叫花子的话让父亲愣了半晌。其实父亲不让大哥去湖南学武，有两个原因，一是湖南离家一千多公里，大哥年龄还小，父亲放心不下；二是我和两个姐姐都在读书，家里并不富裕，武校学费一年一万多，家里实在拿不出闲钱供大哥学武。

父亲和母亲商量很久，最终决定还是遵从大哥的意愿。父亲借遍了相熟的乡亲，凑了两万块钱。父亲把大哥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家穷，这些钱都是借来的，希望你好好练习武术，不要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